

Mr.

*Sanlian Life Week,
Bright Moe Girl and Gloomy Daily Life*

October 2021



站在上海美术馆《日常派》
个展入口处的萌少女雕塑



Mr. 为上海个展创作的画作
《与我同在——一个关于这个世界的长篇故事》



类似少女漫画女主角形象的萌少女雕塑

明亮的萌少女与灰暗的日常生活

文 / 钟和晏 图片提供 © 吴美术馆、贝浩登 图片版权 © Mr./Kaikai Kiki Co.,Ltd.

在明亮欢快的萌少女角色背后，隐藏着他的孤独、恐惧以及逃避现实的倾向，可爱与阴暗可怕只是一张纸的正反两面。

萌少女的缤纷幻想

日本艺术家 Mr. 在上海美术馆举办的个展“日常派”入口处是一件大概1米多高的萌少女雕塑，她笔直地站在白色圆形底座上，头上扎着对称的双辫，下垂的双臂紧贴在身体两侧。

这种姿态让她显得乖巧可爱，大眼睛、樱桃

小嘴的圆脸庞上又有几分茫然无助的表情。丙烯颜料把她的头发、身体以及原本应该洁净的水手服、迷你裙染成五颜六色，重叠的颜色有些污浊。在她身后的白墙上，Mr. 的粉红色签名以连续不断的线条从她的头顶欢快地划过。

类似这样的少女漫画女主角形象，在里面展厅的绘画和雕塑中还在不断出现。她们都是圆脸、大眼睛的卡哇伊风格，染成金黄色或亮粉色的头发上点缀着各种造型的条形发夹，一副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模样。每个女孩闪闪发光的超大眼球里面填充着不同的图像、文字和符号，像水晶球一样讲述着各自的故事。日本城市中一些常见的

街景，如挂着红灯笼标志的居酒屋、料理店招揽顾客的课程图片、淡蓝色主色调的罗森便利店门面等充当着作品的背景板。

这些绘画和雕塑中聚集了当代日常生活中的众多流行符号，观看的过程也就变成一场需要细致与耐心的寻找游戏。比如一件被放大的粉红头发少女头像雕塑，从她的发夹中你可以找到可爱小兔、小熊、西红柿和五彩魔方等，从她后脑勺的两根辫子之间你会发现章鱼烤肠、汉堡、煎蛋、甜甜圈等，当然还有 Mr. 不断变化字体和色彩的签名，像商标一样出现了好几次。

在他去年专为此次个展创作的大幅画作《与

我同在一个关于这个世界的长篇故事》中，十几个这样的萌少女头像如同漂浮在半空的缤纷幻想，中间穿插着大量令人愉悦的动物和食物元素。流淌着奶酪的汉堡、冒着气泡的 Asami 啤酒、点缀着红樱桃的奶油冰淇淋，还有装在带着 Mr. 商标纸袋里的薯条和 KIF 纸杯中的炸鸡腿，与灰色水泥电线杆、红色邮箱与灭火器、涂鸦文字、商铺招贴和街头景观等交织在一起，构成信息流密集的媒介环境。

画布上的幻彩荧光漆色调与漂浮人物，叠加在上百个细小的造型元素中，产生令人眼花缭乱的效果。正如“日常派”策展人让娜·克罗姆克 (Zhanna Khromykh) 所评价：“日本动画的标志性视觉语言在很多方面塑造了当代日本的形象，逐渐催生一种新型感知方式以及对图像化叙事的依赖。Mr. 精准捕捉到这种超视觉的生活经验，构建了介于真实与想象、现实与虚拟之间的图景。”

在图像制作过程中，Mr. 采用丝网印刷这一传统工艺，不是喷墨而是丙烯颜料。他先以 CG 画出构图，确定不同元素的位置，再用制版技术把电脑编辑的视觉内容准确呈现在画布上。大部分情况下，他喜欢用丝网印刷绘制字母和线条，比起手写具有更突出的效果。

御宅族艺术家

Mr. 出生于 1969 年，本名岩本正胜 (Masakutsu Iwamoto)。他 1996 年毕业于东京创形美术专门学校，大四那年与日本艺术家村上隆 (Takashi Murakami) 相遇，从那以后，一直以弟子的身份为村上隆工作室工作，也是村上隆开创的“超扁平运动” (Superflat) 的主要成员之一。2008 年，他独立出来成立了个人工作室。

出现在“日常派”线上发布会上的 Mr. 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他戴着一顶白色棒球帽，上面刺绣着 Mr. 白色字母，身穿带动漫形象的白色 T 恤衫。在回答提问的过程中，他从头至尾脸上都没有出现过一丝笑容，总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多年以来，他一直自称为“御宅族艺术家”，像他的导师一样，在作品中大量借鉴漫画和动画

的视觉语言，从御宅亚文化中汲取主题和元素：“御宅族喜欢画美少女，喜欢动漫的角色，动画和漫画已经是我身份象征的一部分。”

2019 年初他在巴黎贝浩登画廊举办的展览“忧郁的城里漫步”，就是从东京街头的平常街景中组合素材，尤其是东京御宅文化中心秋叶原、池袋等街区。在那里，Cosplay 的漫画迷在满是涂鸦的街道上闲逛，聚集在 Pokemon 宠物小精灵专卖店、女仆咖啡馆和动漫商店等。

简单来说，御宅族是迷恋动画 (Animation)、漫画 (Comic) 和电玩游戏 (Game) 的青年群体，三者内容上相互借鉴，合称为 ACG。漫画文化的兴起与日本战后的社会现实紧密相关，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痴迷 ACG 的同好之间形成圈子，礼貌地称呼对方为 Otaku (御宅)，这个特定名称开始出现在大众媒体上，被用来专指 ACG 族群。

日本学者大泽幸真在《虚构时代的结束》一书中分析，战后日本社会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时代：从 1945 年到 1970 年属于“理想时代”，1970 年之后步入“虚构时代”，消费主义开始盛行，社会风气变得有些萎靡不振。

“在我小时候，动漫是日本电视上很受欢迎的节目，我看了很多这样的节目。” Mr. 曾经回忆说。1974 年，也就是他 5 岁那年，松本零士制作了《宇宙战舰大和号》，在日本掀起第一次动画风潮。1979 年，富野由悠季的小说《机动战士高达》被改编为动画播映，引发第二次动画风潮。到了 1995 年，庵野秀明创作监制的《新世纪福音战士》 (Eva) 曾被票选为“史上最伟大的动画”，掀起了第三次动画风潮。

庵野秀明属于第一代御宅族中的佼佼者，小时候家境贫寒，缺少家庭关爱，养成了内心自闭、羞于与人沟通的性格。某种意义上，《新世纪福音战士》中的主角碇真嗣就是他自己的化身。Mr. 也有相似的成长经历，从小就面对原生家庭的众多问题，逃避生活中让他感到不安的基本因素——父母、兄弟姐妹、亲戚等。至今他从不透露自己的出生城市，总是在个人简介中以虚构的地点 Cupa 代替。

“青年时期，我连续三年未能考入美术学院，



每个女孩闪闪发光的超大眼球中填充着不同的图像、文字和符号，像水晶球一样讲述着各自的故事

最后只能入读一家专门教授绘画的学校，开始拾荒为生的生活。我觉得我的人生如同垃圾，我自身充满了极端的自爱及自厌，这种矛盾始终困扰着我。”

幻彩荧光之下的黑暗

2017 年 8 月，Mr. 在香港立木画廊举办个展“在便利店附近的空气中漂浮”，灵感就来自庵野秀明的电影《正宗哥吉拉》。他当时这样解释他的主题：“物件悬浮在半空中的现象曾经是失实的、超现实的，如今，它们常见于如 Facebook、Twitter 等社交媒体的片段中。另一方面，我住在日本埼玉县的乡村，灰色的工业场景与乡村景观混合在一起，那里没有什么好玩或刺激的，除了便利店和购物中心。便利店里货品应有尽有，是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常去的地方，所以我特别沉迷于这些与日常生活相关的题材。”

所以，在明亮欢快的萌少女角色背后，隐藏着他的孤独、恐惧以及逃避现实的倾向，可爱与阴暗可怕只是一张纸的正反面，幻彩荧光之下

涌动着黑暗的力量。2018 年 9 月，他为香港贝浩登画廊举办的个展取了一个超长的、近乎啰嗦的名称，像是一次公开的坦白，展览的名称是“人们都误解了我的作品，以为只是怀旧、可爱，看似日本动漫，其实我不断作画，是想摆脱纠缠我灵魂的魔鬼，它隐藏在血管里，无论如何难以逃脱，唯有以绘画对抗”。

村上隆在阐述自己对支撑御宅文化的迷恋时，假设“人们需要一种或另一种形式的叙事，无论是宗教还是科幻，为了在面对巨大损失和绝望无助的情况下，继续生活下去”。他在评价 Mr. 的创作时，也总是强调 Mr. 体现了当代日本社会金字塔最底层的御宅族 + 艺术家，“在他的艺术作品中看似流行的、明亮的表达背后隐藏着悲伤。因为他了解悲伤，所以他对当代社会的看法是宽容的。当你观看他的作品时，会感受到他近乎怜悯的温柔与人性”。

在本次展览中，有些作品显得甜美欢快，然而另外一些不乏狂乱骚动的意象。Mr. 坦言：“这两种心态都属于我，每一天，有时有趣，有时痛苦，都是我自己。”

我会继续以动漫迷的方式来表达自我

三联生活周刊：你经常被称为御宅艺术家，你对御宅艺术家的个人定义是什么？

Mr.：每个人从出生以来，就会开始明白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这是无法逃避的现实，世界上99%的人都没有与生俱来的优势。我也是其中之一，逃离现实变成一种需求。大多数人逃到幻想故事或者电子游戏的世界中，暂时离开现在的生活，重新回到小时候自己什么都可以做到的感觉，让自己拥有一丝快乐，我想御宅族就是以这种方式生活的人群。

三联生活周刊：为了重新回到过去？

Mr.：御宅族认为人最快乐的时候是在建立自我之前，所以我们憧憬回到过去。不论御宅族或是萝莉控，我们接受这样的生活方式，以回应对自由前所未有的盼望，以及对不再存在的时刻的缅怀。虽然御宅族以前常被视为缺乏沟通和社交能力的社会边缘人，在日本我并不认为自己被边缘化或者与社会隔绝，我可以公开地、毫无顾忌地穿着动漫T恤衫。或许这有点令人尴尬，我想我会继续以动漫迷的方式来表达自我，继续保持这种态度。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的观察中，近些年这种御宅文化有什么明显变化或发展？

Mr.：我认为自2010年以来，日本独特的御宅族文化及其生活方式，包括我自己，正在逐渐淡化消失。反过来说，这个群体已经过度膨胀，变得太大众化了，不再产生社会疏离感了，我们不再是少数。也许出于我喜欢那种疏离感，我已经很难继续留在这个群体中了。大约30年前，我曾经希望人们能更好地了解御宅文化，如果它成为了主流，我的内心反而涌现了一种难以解释的失落感。

三联生活周刊：此次上海个展以“日常派”为题，你主要想表达的是什么？

Mr.：我使用绘画和艺术装置来构建那些并不特别的、在日本每天都可以看到的场景与物品，我的日常生活周围的人和事物，不经意间看到的街景、人物、动物、食品、印刷品、人工制品等等，标题“日常派”正是表达了这一点。通过图像和装置来代

替它们，通过不同方式来组合，引导观者以迥异于我的目光，产生新的发现。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我呈现的都是大家熟悉的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也就是说，对观者的一种引导过程？

Mr.：是的，虽然那些城市街景与物品是人们熟悉的主题，但是我使用的字母、符号等图形元素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我将它们叠加到绘画上，构建出复杂的空间，丰富绘画构图的同时完成对观者目光的引导，让人们更容易看到作品背后的意图。

三联生活周刊：你也使用了许多涂鸦元素？

Mr.：20年前，我主要依赖具象物，大约10年前，我开始在创作中融入符号、涂鸦、丝网版画等元素，创作主题也不再限于日本。日本的涂鸦艺术是从海外引进的，但是日本有一种Yankee文化，不良少年及少女都被称为Yankee，他们有点坏又有点酷，在漫画中也经常出现，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现在没有太大变化。我研究了一些Yankee的喷涂文字，以及八九十年代一些原创的海报和广告，尝试把它们运用在作品中。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的作品中，那些萌少女的眼球总是像镜子一样，在映射一些东西，这是你独创的表现手法吗？

Mr.：这些女孩的眼中映射着社会，它们是一面反映世界的镜子，映射的内容包括朋友的脸、字母、物品等，有时甚至是不合理的东西。从技术性来说，这也是一种视觉引导方式，目的是为了增加单幅作品的强度。

三联生活周刊：你对那些萌少女持有怎样的感情？在可爱甜美的外表下，她们对世界的认知是怎样的？

Mr.：我希望她们拥有足够的个性，无论是被我们或是被观众注视的时候，都能产生交流。她们天真无邪，有时会做白日梦，但是她们的存在本身不携带任何特定的信息，因为她们并不生活在我们成人所认知的世界里。所以，我尽量不为她们建立对于

世界的看法。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如何开始运用萌少女和动漫元素的？

Mr.：我的灵感是来自上世纪90年代动漫中出现的英雄女性角色。从70年代到80年代，日本动漫中主要是男性英雄角色。但是从90年代开始，“美少女战士”成为广受欢迎的动漫女主角之一，10年后另一部动漫系列《光之美少女》开始流行。我以女性角色为特色，因为我想在社会中为她们提供力量。在日本，女性比男性更强大，这是我坚持下去的原因之一。

三联生活周刊：日本的动漫文化近些年也在发生变化吗？

Mr.：《周刊少年Jump》作为日本最畅销的漫画周刊，在1995年创下了653万册的最高纪录，那一期是《龙珠》的完结篇。现在，纸质媒体的印刷数还不到那时候的一半，但是电子漫画的市场份额在不断提高，在动漫展上的粉丝数量也在不断增长。所以，动漫文化本身不会被淘汰，只是我觉得它已经停滞不前了。大约20年前，它更具实验性和边界推动性。如今，这种实验性被削弱和稀释了，一切都必须具有大众吸引力。近年来“萌系”动漫显得过于可爱，故事设定却很浅薄，让我有点恼火（不是针对人物，而是针对创作者），我感觉“萌系”动漫已经走到了尽头。

三联生活周刊：你目前喜欢的漫画系列是什么？原因是什么？

Mr.：藤本树在今年7月19日发表短篇漫画故事《蓦然回首》，还有Siro创作的《前进吧！登山少女》，以女高中生进行登山活动为主题，它属于一种柔和的户外漫画。不少漫画往往以悲剧、奇迹、超人能力等作为制作噱头，但是《前进吧！登山少女》尽可能避免这些，故事内容相当平淡，以一种清晰有序的方式描绘亲情、友情等，故事本身并没有失去重要的元素，人物更加可爱了，它也可以被认为是“萌系”漫画，但是制作得相当好。《前进吧！登

山少女》已经出版了20卷，有三季动画，即将进入第四季，我很期待。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艺名Mr.是来自日本棒球名将长岛茂雄先生？他是你的榜样吗？

Mr.：“Mr.”是仍然在世的战后日本棒球巨星长岛茂雄的别名，他是一位棒球天才，但是在与人交谈或者接受采访时，会说一些相当无厘头的、与问题完全无关的话，在现场折腾大家。我的这个名字是村上隆给取的，他认为我也像长岛茂雄一样，不懂得自身的语境。

三联生活周刊：在为村上隆工作室工作的20多年经历中，你学到的最有价值的经验是什么？

Mr.：我学到了坚持和毅力，他经常对我说，要以拼了命的精神去做。他本人也是以这种心境生活的，长期在工作室里居住及创作，把稍纵即逝的想法转化到作品上。也正是如此，我的作品才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品质。另外，我还从他那里学到，作为一名艺术家，如何计划与管理我的时间和业务。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你是如何度过日常的一天？

Mr.：我早上起来去工作室开始工作，中午小睡一个小时，晚上11点左右回到工作室附近我的公寓，浏览YouTube，看一些登山的视频，然后上床睡觉。最近，我还开始每天晚上散步半小时。每天都是如此，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用绘画痕迹来表达无法用语言解释的东西，这很治愈，也很有趣。

三联生活周刊：新冠疫情、自然灾害等过去两年发生的一切，是否对你的生活和工作造成了影响？

Mr.：外出和活动受到限制，去餐馆吃饭有点困难，展览和艺术博览会会被取消或推迟，以及对感染的恐惧，不仅是我，每个人都会感到害怕和疲惫吧。作品递交最后期限不断被推迟，让工作目标变得模糊，也让我有点郁闷，不像过去那么敏锐了。☑



Mr.一直自称为“御宅族艺术家”，从御宅亚文化中汲取创作主题和元素（摄影/Claire Dorn）